

ZHONG HUA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中华 文学 名著百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齐豫生
夏子全

主编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五十三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芳清

封面设计：张诗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 53 部, 古典小说篇/齐豫生, 夏于全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4

ISBN 7-5371-3677-7

I. 中... I. ①齐... ②夏... III. 志怪小说—作品集—中国—古代

N.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833 号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主编
夏于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71-3677-7/I·1347 全套定价: 39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

第五十三部目录

聊斋志异·上

卷一 (1)

考城隍

耳中人

尸变

瞳人语

画壁

山魃

咬鬼

捉狐

王六郎

偷桃

种梨

丐仙

僧孽

庙鬼

义鼠

江中鬼

戏术

夏雪

美人首

鼠戏

卷二 (18)

劳山道士

长清僧

蛇人
斫鳞
犬奸
雹神
狐嫁女
娇娜
妖术
狐入瓶
叶生
四十千
成仙
新郎
灵官
王兰
王成
梦别
李公
鄱阳神
柳氏子

卷 三 (40)

青凤
画皮
贾儿
董生
斲石
陆判
婴宁
聂小倩
海公子
丁前溪
水莽草
造畜

头滚	
路令	
山神	
卷 四	(62)
风阳士人	
歌十八	
珠儿	
小官人	
胡四姐	
侠女	
酒友	
莲香	
阿宝	
九山王	
遵化署狐	
张诚	
跳神	
铁布衫法	
蟒蛇	
化男	
卷 五	(83)
汾州狐	
巧娘	
吴令	
口技	
狐联	
潍水狐	
林四娘	
鲁公女	
道士	
丐僧	
伏狐	

苏仙
李伯言
黄九郎
金陵女子
汤公
库将军
雷公
禄数
鬼令
负尸

卷 六 (106)

连锁
单道士
白于玉
夜叉国
西僧
老饕
连城
霍生
汪士秀
商三官
于江
小二
庚娘
官梦弼
泥鬼

卷 七 (127)

鸛鸛
刘海石
谕鬼
犬灯
番僧

孤妾	
雷曹	
赌符	
阿霞	
李司鉴	
翩翩	
黑兽	
余德	
青梅	
罗刹海市	
紫花和尚	
盗户	
某乙	
卷 八	(148)
田七郎	
保住	
公孙九娘	
促织	
柳秀才	
库官	
鄮都御史	
狐谐	
雨钱	
妾杖击贼	
秀才驱怪	
姊妹易嫁	
续黄粱	
小猎犬	
棋鬼	
辛十四娘	
卷 九	(170)
白莲教	

双灯
赛偿债
鬼作筵
胡相公
念秧
泥书生
寒月芙蕖
酒狂
阳武侯
赵城虎
武技
鸦头
封三娘
狐梦

卷十 (191)

布客
农人驱狐
章阿端
花姑子
武孝廉
西湖主
孝子
阎王
土偶
长治女子
义犬
伍秋月
莲花公主
绿衣女
黎氏
荷花三娘子
采薇翁

鹿衔草	
微俗	
卷 十 一.....	(213)
郭生	
金生色	
彭海秋	
堪輿	
窦氏	
马介甫	
妙音经跋	
绛妃	
河间生	
云翠仙	
大力将军	
白莲教	
颜氏	
木偶戏	
狂生	
辽阳军	
砚石	
武夷	
王司马	
卷 十 二.....	(235)
杜翁	
小谢秋容	
林氏	
胡大姑	
细侯	
狼三则	
刘亮采	
蕙芳	
萧七	

乱离二则

菱角

饿鬼

考弊司

大人

向杲

董公子

周三

鸽异

聂政

冷生

药僧

牛飞

蒲松龄

蒲松龄(1640—1715)清文学家。山东淄川(今淄博)人,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晚年始成贡生。中年一度在宝应作幕客。家境贫苦,在乡当塾师。能诗文,善作俚曲。他采唐传小说的文体,通过谈狐说鬼的形式。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所批判,另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和农业、医学等通俗读物多种。

聊斋志异 上

卷 一

考 城 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一日,病卧,见吏人持藤,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公言:“文宗未临,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时入府廨,宫室壮丽。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可识。檐下设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与连肩。几上各有笔札。俄题纸飞下。视之,有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召公上,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公方悟,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上一帝王者像,即命稽母寿籍。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白:“有阳算九年。”共踌躇间,关帝曰:“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谓公:“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又勉励秀才数语。二公稽首并下。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

长山张某，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之句。公既骑，乃别而去。及抵里，豁然梦寤。时卒已三日。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语。问之长山，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后九年，母果卒。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没。其岳家居城中西门里，忽见公倏膺朱幘，舆马甚众，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奔询乡中，则已歿矣。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

耳 中 人

谭晋玄，邑诸生也。笃信导引之术，寒暑不辍，行之数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闻耳中小语如蝇，曰：“可以见矣。”开目即不复闻，合眸定息，又闻如故。谓是丹将成，窃喜。自是每坐辄闻。因俟其再言，以应之。一日，又言。乃微应曰：“可以见矣。”俄觉耳中习习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长三寸许，貌狞恶如夜叉伏，旋转地下，心窃异之，姑凝神以观其变。忽有邻人假物，扣门而呼。小人闻之，意甚张皇，绕屋而转，如鼠失窟。谭觉神魂俱失，复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颠疾，号叫不休，医药半年始渐愈。

尸 变

阳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设临路店，宿行商。有车夫数人，往来负贩，辄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来，望门投止。则翁家客宿邸满。四人计无复之，坚请容纳。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当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择。”时翁有子妇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购材木未归。翁以灵所室寂，遂穿衢导客往。入其庐，灯昏案上，案后有搭帐，衣纸衾覆逝者。又观寝所，则复室中有连榻。四客奔波颇困，甫就枕，鼻息渐粗。惟一客尚蒙眬。忽闻床上察察有声，争开目，则灵前灯火照视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渐入卧室。面淡金色，生绢抹额。俯近榻前，遍吹卧客者三。客大惧，恐将及己，潜引被覆首，闭息忍咽以听之。未几，女果来吹之如诸客。觉出房去，即闻纸衾声。出首微窥，见僵卧犹初矣。客惧甚，不敢作声，阴以足踏诸客；而诸客绝无少动。顾念无计，不如着衣以窜。才起振衣，而察察之声又作。客惧，复伏，缩首衾中。觉女复来，连续吹数数

始去。少间，闻灵床作响，知其复卧。乃从被底渐渐出手，得袴遽就着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将逐客。比其离袴，而客已拔关出矣。尸驰从之。客且奔且号，村中人无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门，又恐迟为所及，遂望邑城路极力窜去。至东郊，瞥见兰若，闻木鱼声，乃急挝山门。道人讶其非常，又不即纳。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门外有白杨，围四五尺许，因以树自障，彼右则左之，彼左则右之。尸益怒。然各寝倦矣。尸顿立。客汗促气逆，庇树间。尸暴起，伸两臂隔树探扑之。客惊仆。尸捉之不得，抱树而僵。道人窃听良久，无声，始渐出，见客卧地上。烛之死，然心下丝丝有动气。负入，终夜始苏。饮以汤水而问之。客具以状对。时晨钟已尽，晓色迷濛，道人视树上，果见僵女。大骇，报邑宰。宰钟诣质验。使人拔女手，牢不可开。审谛之，则左右四指并卷如钩，入木没甲。又数人力拔乃得下。视指穴如凿孔然。遣役探翁家，则以尸亡客毙，纷纷正哗。投告之故。翁乃从往，昇尸归。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归，此情何以信乡里？”宰与之牒，赍送以归。

瞳人语

长安士方栋，颇有才名，而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见一小车，朱葭绣轡，青衣数辈款段以从。内一婢，乘小驷，容光绝美。稍稍近视之，见车幔洞开，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驰数里。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曰：“为我垂帘下，何处风狂儿郎，频来窥瞻！”婢乃下帘，怒顾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觑！”言已，掬辙土随生。生眯目不可开。才一拭视，而车马已渺。惊疑而返，觉目终不快。情人启睑拨视，则睛上生上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翳渐大，数日厚如钱；右睛起旋螺，百药无效。懊闷欲绝，颇思自忏悔。闻光明经能解厄。持一卷洩人教诵。初犹烦躁，久渐自安。旦晚无事，惟跌坐捻珠。持之一年，万缘俱静。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曰：“黑漆似，叵耐杀人！”右目中应曰：“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渐觉两鼻蠕蠕作痒，似有物出，离孔而去。久之乃返，复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许时不窥园亭，珍珠兰遽枯瘠死！”生素喜香兰，园中多种植，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问。忽闻此言，遽问妻：“兰花何使憔悴死？”妻诘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趋验之，花果槁矣。

大异之。静匿房中以俟之，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大不及豆，营营然竟出门去。渐远，遂迷所在。俄，连背归飞上面，如蜂虻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闻左言曰：“隧道迂，还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启门。”右应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试辟，得与尔俱。”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少顷，开视，豁见几物。喜告妻。妻审之，则脂膜破小窍，黑暗荧荧，才如劈椒。越一宿，障尽消。细视，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生虽一目眇，而较之双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检束，乡中称盛德焉。

异史氏曰：“乡有士人偕二友于途，遇见少妇控驴出其前，戏而吟曰：‘有美人兮’顾二友曰：‘驱之！’相与笑骋。俄迫及，及其子妇。心赧气丧，默不复语。友伪为不知也者，评鹭殊衰。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长男妇也。’各隐笑而罢。轻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于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惨报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岂菩萨现身耶？然小郎君生辟门户，鬼神虽恶，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

画 壁

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见客入，肃衣出迓，导与随喜。殿中塑志公像。两壁图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髻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遥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一老僧说法座上，偏袒绕视者甚众。朱亦杂立其中。少间，似有人暗牵其裾。回顾，则垂髻儿翩然竟去，履迹从之。过曲栏，入一小舍，朱趑趄不敢前。女回首摇手中花，遥遥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既而闭户去，嘱勿咳，夜乃复至，如此二日，女伴共觉之，共搜得生，戏谓女曰：“腹内小郎已许大，尚发蓬蓬学处子耶？”共捧臂珥促令上餐，女含羞不语。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欢。”群笑而去。生视女，髻云高簇，鬟凤低垂，比垂髻时尤艳绝也。四顾无人，渐入猥褻，兰麝薰心，乐方未艾。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锁钥锵然，旋有纷囂腾辨之声。女惊起，与朱窃窥，则见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绶锁挈槌，众女环绕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贻伊戚。”又同声言：“无。”使者反身翦顾，似将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张皇谓朱曰：“可急匿榻下。”乃

启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闻靴声至房内，复出。未几，烦喧渐远，心稍安；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朱踟躇既久，觉耳际蝉鸣，目中火出，景状殆不可忍，惟静听以待女归，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时孟龙潭在殿中，转瞬不见朱，疑以问僧，僧笑曰：“往听说法去矣。”问：“何处？”曰：“不远。”少时，以指弹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游不归？”旋见壁间画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听察。僧又呼曰：“游侣久待矣。”遂飘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瞠足栗。孟大骇，从容问之，盖方伏榻下，闻扣声如雷，故出房窥听也。共视拈花人，螺髻翘然，不复垂髻矣。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贫道何能解？”朱气结而不扬，孟心骇叹而无主。即起，历阶而出。

异史氏曰：“幻由人作，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老婆心切，惜不闻其言下大悟，披发入山也。”

山 魃

孙太白尝言：其曾祖肄业于南山柳沟寺，麦秋旋里，经旬始返。启斋门，则案上尘生，窗间丝满。命仆粪除至晚，始觉清爽可坐。乃拂榻陈卧具，扃扉就枕，月色已满窗矣。辄转移时，万籁俱寂。忽闻风声隆隆，山门豁然作响。窃谓寺僧失扃。注念间，风声渐近居庐，俄而房门辟矣。大疑之。思未定，声已入屋；又有靴声铿铿然渐傍寝门。心始怖。俄而寝门避矣。急视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与梁齐。面似老鸦皮色；目光睒闪，绕室四顾；张巨口如盆，齿疏疏长三寸许；舌动喉鸣，呵喇之声，响连四壁。公惧极；又念咫尺之地，势无所逃，不知因而刺之。乃阴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缶声。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少缩。鬼攫得衾，摔之，忿忿而去。公随衾堕，伏地号呼。家人持火奔集，则门闭如故，排窗入，见公状，大骇。扶曳登床，始言其故。共验之，则衾夹于寝门之隙，启扉检照，见有爪痕如箕，五指着处皆穿。既明，不敢复留，负笈而归。后问僧人，无复他异。

咬 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昼寝，蒙戕间，见一女子穿帘入，以白布裹首，縗服麻裙，向内室去，疑邻妇访内人者；又转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细审之，年可三十余，颜色黄肿，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俊巡不去，渐逼近榻。遂伪睡以观其变。无何，女子摄衣登床压腹去，觉如百钧重。心虽了了，而举其手，手如缚；举其足，足如痠也。急欲号救，而苦不能声。女子以喙嗅翁面，颧鼻眉额殆遍。觉喙冷如水，气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计：待嗅至颧颊，当即因而啗之。未几，果及颧。翁乘势力齧其颧，齿没于肉。女负痛身离，且挣且啼。翁斂益力。但觉血液交颧，湿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闻夫人声，急呼有鬼，一缓颊而女子已飘忽遁去。夫人奔入，无所见，笑其噩梦之诬。翁述其异，且言有血证焉。相与检视，如屋漏之水，流枕浹席。伏而嗅之，腥臭异常。翁乃大吐。过数日，口中尚有余臭云。

捉 狐

孙翁者，余姻家清暇之伯父也，素有胆。一日，昼卧，仿佛有物登床，遂觉身摇摇如驾云雾。窃意无乃压狐耶？微窥之，物如猫，黄毛而碧嘴，自足边来。蠕蠕伏行，如恐翁寤，逡巡附体：着足足痠，着股股栗。甫及腹，翁骤起，按而捉之，握其项。物鸣急莫能脱。翁亟呼夫人，以带系其腰。乃执带之两端，笑曰：“闻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缩其腹，细如管，几脱去。翁大愕，急力缚之，则又鼓其腹，粗于碗，坚不可下；力稍懈，又缩之。翁恐其脱，命夫人急杀之。夫人张皇四顾，不知刀之所在。翁左顾示以处。比回首，则带在手如环然，物已渺矣。

菽 中 怪

长山安翁者，性喜操农功。秋间莽熟，刈堆陇畔。时近村有盗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辇运登场，俟其装载归，而自留逻守。遂枕戈露卧。目稍瞑，忽闻有人践菽根咋咋作响。心疑暴客。首举省，则一大鬼，高丈余，赤发